

咬文嚼字

●“伏法”一同莫乱用 ●“一字师”和“半字师”

●警惕病态词 ●莫把“告寒”当“心寒”

●“鞭长莫及”与“望尘莫及” ●生肖为何鼠占先

●三位名人读错同一个字 ●不能“交代”又“交待”

●“联”和“连”的区别 ●大众传播中的语言公害

●“如火如荼”是指红色吗? ●何谓“连中三元”



合订本

'96

He Ding Ben

上海文化出版社



HANGHAI
WEN HUA
CHUBANSHE

'96-4

咬文嚼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萧乾：“《思辨随笔》不可不读”
祝贺《思辨随笔》荣获国家图书奖



作者

王元化

责任编辑

高国平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

——王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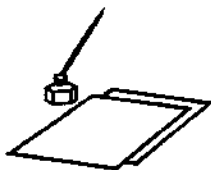
每册定价 15.80 元，如在地摊购买不到，可向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地址：上海福兴路 74 号；邮码：200020。



“白 肚 皮”

于 士·文
麦荣邦·画

某医院候诊室，病人正在排队等候就诊。其中有位女病人，姓白，名月坡。白月坡——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一轮明月从山坡上爬上来，清辉万里。然而，不知是她自己还是护士把她的名字写得龙飞凤舞，特别是“坡”字，字形分了家，左面的“土”字离“月”字更近一点。在轮到她时，护士高声叫道：“下面一个，白——肚——皮！”



咬文嚼字

1996年4月

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话:64372608×5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43,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1-854-X/H·24

定价:2.00元

目 录

百家 论诤

现代化呼唤语文规范化

——从《咬文嚼字》谈起……许嘉璐(4)

注意邮票用字……纪秀生(6)

边林 漫步

胡子能说成“毛”吗?……王希杰(7)

烈士能“追认”吗?……罗 禹(9)

“铜奔马”命名品味……江 川(10)

众

矢

之

的

'96 第四靶——

《中国青年报》(1995年12月5日)……(11)

小心似是而非……陆仪等(11)

坐、座和度、渡……刘修琼(12)

“影展”展什么?……吴秋耘(12)

“前言”要搭“后语”……王义林等(13)

莫坠“云里雾中”……顾崖青等(14)

时间二题……李培安(14)

无“的”放矢……何鉴华等(15)

“蒙生”和“背影”……王洪钟(15)

广告差错一瞥……万木丹等(16)

“守株待兔”的“株”……吴文年(16)

八 力 语 法

“作”字涉讼……(18)

“痴”字索命……(18)

“法语捍卫战”……(19)

一字赔万元……(19)

- 《沈周年谱》审读记录 (20)
小疵不应小看 封常曦 (21)
繁简、正异错位 省 庐 (23)
再来捉一回错 劳边吉 (24)

- “起轰”还是“起哄”？ 杨东华 (27)
“蚂蚁”是首富？ 王璞之 (28)
“狂飚”怎能“促使”？ 顾大公 (28)
“国土”≠“国有土地” 戴为义 (29)
不能以“疤”代“庖” 吴企尧 (30)
应是“延伸”不是“沿伸” 顾秀华 (30)
“伏法”一词莫乱用 吴月升 (31)

- “生”、“身”辨析二题 林利藩 (32)
何谓“绝笔” 金 斗 (34)
也说“悬殊” 曹志彪 (35)
“您”与“您们” 吴一鸣 (36)
扬弃不等于抛弃 何培刚 (37)
梦也能“打碎” 何鉴华 (38)
误用的“期间” 丁 益 (39)

- 外国典故揽胜(三) 朱国兴 (41)
何谓“连中三元” 邱 萍 (45)
“泰山”与“岳父”、“丈人” 居心安 (46)

- 《咬文嚼字从“头”开始》答案 宛 啸 (47)
这篇报道错多少？ (48)

- “白肚皮” 于 士 麦荣邦 (1)

顾问 罗竹凤 胡裕树
张 斌 濮之珍

主编 郝铭鉴

编委 李玲瓏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责任编辑 唐让之

责任校对 韩秀凤

封面设计 官 超

特约校读 王瑞祥



现代化呼唤语文规范化

——从《咬文嚼字》谈起

许嘉璐

说老实话,《咬文嚼字》创办之初,我是替它捏着一把汗的。在错字、别字、不规范字和词语、句法混乱的海洋里,薄薄的月刊能否受到大家的重视,能起多大的作用?这层意思我在《贺〈咬文嚼字〉创刊》里已经说了。另一层想法当时则隐而未露:如果一阵“咬”、“嚼”之后没有出现预期的效应,自然销数就不会多,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它活得下去吗?这后一层,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咬文嚼字》越办越好,越来越受欢迎,销数当然也越来越多。我低估了刊物的威力,低估了社会各界人士对书刊语文水平下降的不满。

《咬文嚼字》才满周岁,在还没有通过邮局发行的情况下拥有的订户已经从最初的几千急升到几万,这说明它生逢其时,也就是适合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也和它有着突出的特色分不开。它切中语文生活的时弊,弹不虚发;它不说空话和一般性的大道理,每文必有的放矢,扎扎实实;它铁面无私,直言谈相,不论作者是谁,见问题就指出,包括刊物自身,欢迎“向我开炮”,哪怕因此而“提心吊胆,汗流浹背”,也必认错改错;它不但清源,即“匡谬正误,诊断开方”,而且正本,即“寻根探源”,传播知识;它和读

者的联系紧而又紧，往往读者即作者，稿件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它机动灵活，栏目新颖而不拘一格……应该说，它的首年告捷不是偶然的，是客观形势和主观努力的必然结果。

说到和读者的联系，除了应该赞扬《咬文嚼字》的编辑方针外，还不能不提到去年它所主办的查报举错活动。六万人参与，四十万条意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沪上，更远远越过了文苑教坛的界墙，受益者也绝非只是三报一刊，而是千千万万的有心人，是整个社会。听说这类活动今后还要搞，而且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这可是顺应民心的善举，我应该对组织者说一声“预祝马到成功”。

说到适合社会的需求，我想就不能不提到信息化时代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在小农经济为主的时代，方言压过共同语，文字是少数人的专有物，规范也是小圈子里的事，实施起来也并不难；到了工业化时代，技术与市场逼着方言势力减弱，共同语迅速普及（在这方面我们大大滞后了），文字为大众所掌握，规范化、标准化加强；到了信息化时代，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更加细密、严格，不但要人人遵守，更要求计算机处处不得有丝毫“越轨”。电子通讯、大众传媒、电子图书、多媒体、语音输入和输出、机器翻译、国际联网，……都让任何人不得自行其是，必须严格遵守社会规则。说形象一点儿，要是和家人亲戚聊天，尽管用家乡话，不但不存在语言障碍，而且倍感亲切；写信、写个小招贴，错个把字、生造些词语关系也不太大。而在工作学习单位里，说方言常常就不行了；要把自造字、自编词、自创句写到报刊、书籍中去，编辑部这一关就很难通过，读者也不答应（《咬文嚼字》的出现和成长就是证明）。而要闯一闯全国这个大市场，不会说普

通话就像没了耳朵和嘴巴;不守规矩写出的东西要进入“信息高速公路”,要用计算机处理,要走向国门,就更难了。因此可以说,越是现代化,就越要求语言文字符合规范和标准。

要想使十二亿人都懂得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道理,言、行(写)“不逾矩”,最根本的是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而造成讲规范、讲标准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让人们目力所见都是规范字、通顺文,耳力所及都是普通话、文雅语,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视为语文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咬文嚼字》的价值就在于此,功劳就在于此,生命力也在于此。

(本文作者为国家语委主任)

注意邮票用字

纪秀生

笔者在欣赏朋友的集邮册时,无意中发现我国新近出版的邮票,有大量使用繁体字现象。例如,“泰山风景”(1988年)、“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四十周年”(1989年)、“中国壁画”(1992年)等邮票,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邮政”中的“国”、“邮”二字,都写成了繁体字“國”、“郵”。北京邮票厂出版的“名版”邮票(即印有出版厂家名称的邮票),也把“厂”字写成了“廠”。

有关社会用字规范,国家早有明文规定。邮票中大量使用繁体字,只能说明邮票设计者、出版者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还比较淡薄。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不仅直接关系到邮票的宣传效果,而且还将对社会语言文字的应用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笔者以为,邮票设计者和有关邮票出版部门要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在邮票设计和出版过程中,自觉使用规范汉字,在提高邮票审美价值的同时,推动语文规范化工作。

王希杰

解放前，在上海流行所谓的“洋泾浜”英语，只有八百个单词。要说“刮胡子”，就得说“拿去长在嘴巴上的毛”。于是成了笑话。是的，胡子就是胡子，怎么能够说是长在嘴巴上的毛呢？动物才长毛呢！人身上没有毛——头顶上的是发、云鸦、乌云、玉华、玉鬓、血余、青丝、香丝、鬓毛、苍华、脑华……；小娃娃垂在前面的头发叫做髦：“髡彼两髦，实维我特。”（《诗经·邶风·柏舟》）；眼睛上面的是眉，眉毛；身上的是汗毛。而且在汉语中，下唇的胡子叫做须，上唇的胡子叫做髭，两颊的胡子叫做髯，老头子的胡子叫做霜髯、霜髭。关老爷是“美髯公”，不好说是“美毛公”的，否则他对你不客气。《陌上桑》中的那些人，“下担捋髭须”，“但坐观罗敷”，也不好说成“下担捋胡子”的呢！可见，汉语中有关

毛的词语多的是，各有所指，不可错用。没有丰富的词汇是很难表达好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

但是，仅仅有了丰富的词汇也还不一定就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就说这个胡子吧，其实，也并不一定非得叫做胡子不可的！有时候，你说它是毛，也还是可以的，甚至还是很好的事情呢。俗话说：“嘴上没毛，做事不牢！”谁个嘴上没毛？是年轻人！这话表达对年轻人的一种不信任情绪。还有女人，女人也没有胡子的。所以“须眉”才成了男人的一个代名词。不过，中国人虽然重男轻女，可这句俗语主要还是对年轻人的不信任，好像并不专指女人。那么，这时候为什么不说是“嘴上没有胡子，做事不牢”呢？大概是因为不押韵的缘故吧。改用“毛”，同“牢”押韵，上口，好记，便于流传。

把胡子说成毛，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很受欢迎的。

由胡子又想到眉毛。胡子和眉毛虽然说都是长在我们脸上的毛，但是，却不可以混为一谈。“胡子眉毛一把抓”，那非坏事不可。眉毛又叫做双蛾、春山、蛾眉、黛眉、黛螺、春山八字。但是，这些漂亮的名字大都是属于女人的。在中国人看来，男人美在胡子，而女人则美在眉毛。还有那句“吹胡子瞪眼睛”，既然只有中老年的男人才有胡子，那么结论便是：只有中老年男人才会对他人

吹胡子瞪眼睛。年轻人，小娃娃，没有胡子，就没有资格对他人吹胡子瞪眼睛，不配！当然没有胡子的女人家，漂亮时髦的女郎也在内，都是没有资格对他人吹胡子瞪眼睛的。然而，事实上，这“吹胡子瞪眼睛”也常常是年轻人的事，也常常是女人的事。“你这个小毛丫头，怎敢对人吹胡子瞪眼睛？”这话没错。其实，“吹胡子瞪眼睛”用于没有胡子的人，倒比用于长胡子的人，更加形象一些呢。

语丝

『本书编写组』

究竟是谁？

王培明

经常看到某一本书作者署名『本书编写组』，这个署名是九分（不是十分）没道理，因为它给读者的信息接近于零（如果署名『本书编写者』那给读者的信息就等于零），仅仅让读者知道作者不止一个人而已，至于其他嘛，无可奉告。如同一个小孩子，人家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爸爸的孩子』一样。

烈士能“追认”吗？

罗 禹

多年来，在英雄壮烈牺牲以后，传播媒介常有英雄被迫认为革命烈士的报道。如199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民警崔大庆被迫认为革命烈士》；1996年1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标题：《海军上海基地党委作出决定，追认王立兵为革命烈士》。类似的报道颇多。

烈士能“追认”吗？有人认为，“追认”这一提法不妥。就已去世者的身分、称号而言，“追认”只能用于此人在生前可以获得而没有获得的，如一级战斗英雄、中共党员等等。“革命烈士”的称号是只有在英雄牺牲以后才能授予的，因此不宜用“追认”，应该按照1980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用“批准”一词。

也有人强调，“追认”只是表现了一种时间差。他们承认“革命烈士”的称号只能在身后授予，但认为这种授予往往会有一个过程。有些

英雄人物牺牲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获得烈士的称号。根据这一具体情况，用“追认”一词，也不无道理。

有人曾就这一问题，致信民政部请教。信中不赞成用“追认”一词。民政部优抚司有关同志在复信中说：“关于对革命烈士可否用‘追认’一词，来信所述很有见地。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感到‘追认’不够严谨，因此在条例（指《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编者）中进行了规范，即采用‘批准’。但由于‘追认’一词沿用了几十年且在一些部门、单位形成了习惯，因此，至今仍有使用‘追认’一词的。对此，我们可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予以说明。”

这封复信似可供有关部门和有志于咬文嚼字者参考。



“铜奔马”

命名品味

江 川

1969年，甘肃武威东汉墓中，出土了三十九匹铜马，其中有一匹奔马最为著名。这匹马昂首长嘶，四蹄腾空，右后足下还有一只振翅翱翔的鸟，整个造型充满动感。关于这匹奔马的命名，史学界可谓煞费苦心。

郭沫若先生名之为“马踏飞燕”。有人认为这一名字不仅是对造型的概括，还是对神态的提炼。在那一刹那之间，奔马踏上燕背，燕子惊慌回顾，马首也微微左侧，两者之间的反应自然、生动，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也有人认为正是这个“踏”字，损害了艺术的韵味。作为庞然大物的马，“踏”上燕子的背，即使从审美角度来说，也会让人产生以强凌弱的不愉快的联想。

这匹奔马，定为中国旅游标志时，专家们名之为“马超龙雀”。“龙雀”是传说中的神鸟。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马超

龙雀”中的马显然是指“天马”。有人认为这一名字富有神话色彩和中国特色。改“踏”为“超”，境界大变，同时又保留了作品的动感，堪称高手。但也有人觉得还不能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命名中用典，不够通俗化和缺少亲切感。

在明代正统年间的《道藏》中，也曾提到奔马造型，称之为“飞马奔雀”。相比于上述两个名字，有人对这一命名极表赞赏，认为它显示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照理“奔”的是马，“飞”的是雀，现在两字换用，更能表现马的剽悍和雀的矫健。不过，同样有人觉得美中不足，比如，这一名字没有像“踏”、“超”那样，揭示出马、雀之间的联系。

读者诸君，您的看法呢？





· 96 第四靶 ——

《中国青年报》(1995年12月5日)

编者按

本辑公布的是第四轮进攻结果。自本栏推出以后,在新闻单位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今晚报》、《中国妇女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劳动报》先后发了消息。特别是《今晚报》,还积极配合举办了征文活动。

开辟这一栏目,并不是要出哪一家报纸的洋相,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通过广大读者的监督,进一步提高报纸的编校水平。如果哪一家报纸查不到一处差错,让本栏开一次“天窗”,以此证明“无错不成报”的荒谬,那我们将为此浮一大白。

小心似是而非

遣词造句要准确、鲜明、生动。准确是第一位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举几例:

第1版上关于“强弱村牵手”的报道中,最后一段写道:“目前,全区兴办各类青年组织近百个,有5万名农村青年参与到这些组织中来……”究竟是哪些组织,报道中没有细说,但

既然称之为“组织”,前面用“参与”一词,便有点似是而非。所谓“参与”,虽然也有介入、参加的意思,但在用词习惯上,“参与”的对象是一个过程,比如参与讨论、参与写作、参与筹备,等等,而不是一个组织。这里还是用“参加”比较合适。(陆 仪)

仍然是第1版,还有一个例子。在《活着,并且要活得好》一文中,作者写到李雪健、万山红等艺术家到康复研究中心探望病残患者,患者十分激动,因为“这些饱尝生活苦涩的病

残人能够亲眼而不是从电视上、广播里，欣赏到文艺界知名人士专程为他们献上的节日”。这里需要推敲的是“亲眼”一词。“亲眼”强调的是直接观赏，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者是相对电视、广播而言的。难道“电视”不是“亲眼”观赏的吗？看来，还是改用“现场”准确一点。（王 皓）

第7版介绍《天上·人间》一书，第三段有这样一句话：“……阐明了宗教发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诸多问题，使本书具有了严正的科学性。”“严正”义为严肃正当，通常是指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如严正声明；而“科学性”则是事物客观具有的一种属性，用“严正”来修饰，似显得不协调，我意应改为“严密”。（唐遇春）

坐、座和度、渡

同样是错别字，有的一眼便能看出；如第6版上的《电运三场团委开展“三争当”活动》：“为做好冬委运营工作……”“冬委”显然应是“冬季”。又如第7版上的《我看人生》：“如何帮助青年人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是我们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不可推御的责任。”“推御”显然应是

“推卸”。但也有些字，即使用错了，仍然正误莫辨，而且用者还会一错再错，“屡教不改”。这就需要在“辨”字上下功夫。且举两例：

第4版《短池世锦赛波平浪静》：“自由泳接力比赛时，天蓝色游泳池上坐无虚席。”坐、座二字便十分容易混淆，如“坐落”误为“座落”，“坐骑”误为“座骑”。区分坐、座，最主要的一点是区分词性：名词用“座”，动词用“坐”。“座无虚席”出自《晋书·王浑传》，本作“座无空席”。这里的“座”指座位，名词，意思是座位没有空着的，故应用“座”而不是“坐”。

第7版《我看人生》：“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我的人生旅途将通向何处’、‘生命将怎样渡过才有意义’。”度、渡也是一对容易混淆的字，区分的办法是看对象。通常来说，时间用“度”，空间用“渡”。“生命”是作为过程展开的，这是一个时间概念，故用“渡过”是不妥的。（刘修琼）

“影展”展什么？

“影展”，是一个常用词；举办影展，是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手段。“影”通常是电影的简称。“影展”展什么？当然是影片啰。

第8版右下角有一则短讯,仅仅只有四行字。它的标题倒是挺长的:《“历史与现实——领导同志镜头中的世界”影展在京开幕》。然而细看正文,方知这次展览展出的是“二十多位领导同志的近200幅摄影作品”。标题上说是“影展”,其实是“摄影展”,未免有张冠李戴之嫌。

正文中还有一处用词不当:“这些摄影作品光影迭萃、情采并茂,是作者们数十年来记录历史、讴歌生活的真实写照。”“光影迭萃”颇为费解。“萃”有“荟萃”、“集萃”,没有“迭萃”,即使改为“叠萃”,还是一个生造词。“叠萃”倒是有的,如“层峦叠翠”、“远山叠翠”等等,说的是绿阴浓密,层层叠叠,但上引文字中似乎用不上。

(吴秋耘)

“前言”要搭“后语”

《中国青年报》不愧是一份面向青年的报纸,版面生气勃勃;但也正因为“年轻”,有时文字上锤炼不够,以致出现病句。举例说明如下:

第1版《“挑战杯”欢庆四度丰收》:“本届‘挑战杯’竞赛从参赛高校数及参赛作品都有了明显提高……”本句有两处不妥。一是介词“从”缺少

照应。“从”有“起于”义,表示“拿……做起点”,通常的句式是“从……到……”。本句用了一个“及”字,不合搭配习惯。二是“提高”和“参赛高校数”的搭配比较勉强,作品的水平可以说“提高”,“参赛高校数”只能说“增加”。

(王义林)

第2版《人教社45年硕果累累》:“该社45年来起草和参与了历次中小学教学大纲的编写……”本句的问题出在“起草和参与”这个联合词组上面。“参与”是一个大概念,而“起草”只是“参与”的一种方式。两者不能并列。更突出的问题是动宾搭配不当。“参与……编写”是可以的;“起草……编写”,显然前言不搭后语。

(吴沛智)

第6版《梅开二度》:“外汇券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并且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堵塞了非法套购非贸易外汇渠道。”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正因为长,有时便容易忽略前后的照应。句子的主语始终是“外汇券”,前面的搭配基本没有问题,而到了最后一句,“外汇券”却成了“管理手段”。我们删掉中间几句,便可看出这个句子的荒谬。“并且”如改为“发行外汇券”,句子庶几可通。

(卢志容)

莫坠“云里雾中”

第3版《俄议会竞选紧锣密鼓》，说许多所谓“民意测验中心”的调查结果，是一些政党的宣传伎俩，是他们“预定”的产品：“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弄得选民如坠云里雾中。”

坠到“雾中”，还可理解；坠到“云里”，总觉勉强。其实查辞书，便知道这“云里雾中”，应该是“五里雾中”。“五里雾”的典故，见于《后汉书·张楷传》：“楷字公超……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后来，这“五里雾”便常用来形容迷离恍惚的境界。“五”变成“云”，想来和原稿字迹不清有关。（顾崖青）

“云里雾中”，似通而非通。类似差错，还不止一处。比如第5版《矿泉壶案狼烟又起》：“富豪矿泉壶在注入浑浊的江河水后，……溶出了清澈、无异味、略带甘甜、含多种微量元素”的矿泉水。”这个“溶”字，让人将信将疑。溶，指固体物质溶解、溶化。既然注入的是“江河水”，出来的是“矿泉水”，只是水质发生了变化，“溶”从何说起呢？实在让人猜不透这“壶”的奥妙。（郭 桃）

有时，不一定有错字，但在理解上也会碰到障碍。比如第6版《烟标

风雨》：“日本侵略我国时，民族卷烟厂纷纷参战。”作者的本意，是说民族卷烟厂奋起抗日；但由于交代不清楚，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倒成了民族卷烟厂参与侵略战争。这真是冤哉枉也！（万木丹）

时间二题

在报刊上，时间的错讹是屡见不鲜的。编辑稍有失察，文章便经不起推敲。

比如第5版上《人间正道》一文，说某林产公司的销售科副科长朱佩金，“1992年2月”被以贪污罪、诈骗罪、行贿罪提起公诉。注意：作者说的是“1992年2月”。接下来在同一段中，作者又写道：“七年来，他的父亲以拉车捡破烂为生，50余次上访北京。”从1992年2月到此文发表的1995年12月5日，总共才3年10个月，这“七年来”从何说起！

另有一例，可能较为隐蔽一点。第3版《索非亚网友》：“他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工作，此间担任过保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官。”“此间”，作者指的是“1988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殊不知这个词是用错的。“此间”的“间”，不是指时间，而是指空间。